

CRIME SCENE INVESTIGATION

他们秉承着一个共同的信念
让尸体说话

CSI

犯罪现场

[美] 丹尼斯·塞琳杰 著
平敏 译

热播美剧CSI同名作品
CRIME SCENE: DO NOT CROSS

美国著名罪案小说家丹尼斯·塞琳杰空降中国巨作
犯罪现场调查专家亲口讲述轰动全美经典疑案

法国国家警察局

英国军情六处

以色列摩萨德

日本警视厅

必读教程

湖南文艺出版社

在很多凶杀案件中，受害者毙命的原因都为扼死。扼死是指凶手用一只或者双手压迫被害人颈部而让他们窒息死亡。法医学研究指出，大约 2 公斤的压力就能够使人体颈动脉的血液回流受到阻碍，3.5 公斤压力便足以闭锁颈总动脉，如果压力上升到 16.6 公斤就可以压闭椎动脉，使人脑血液循环完全停止，造成脑血液循环障碍，从而致人死亡。

裸尸谜案

我是美国佛罗里达州坦帕市警察司法医艾迪·文森特。在这里，我将向大家讲述我职业生涯中遇到的最残忍的一件连环杀人案，这个案件的凶手作案手段之高明、手法之残忍，让人不寒而栗。不过，借助精密的法医学和现场取证，我们最终还是将他绳之于法。



佛罗里达州坦帕市位于希尔斯伯勒河口，是佛罗里达半岛西岸的一个海港城市，滨临坦帕湾，外连墨西哥湾。这里不仅以风景优美而著称，还因为频繁的雷雨而闻名。

10月20日上午，坦帕市刚刚过去一阵雷雨，我靠在办公室的椅子上翻着一本杂志。要知道，对于一名法医来说，这样悠闲的时刻可不是随时都有的。就在两天前，我刚从一件杀人案中脱身出来，结束了紧张而繁忙的工作。

尽管天气并不炎热，我还是有点昏昏欲睡，于是将杂志放到一边，正想偷偷打个盹。就在此时，探长罗伯特·克里敲开了我办公室的门。

“艾迪，你又有活干了。”罗伯特一贯严肃低沉的声音将我的睡意驱赶得无影无踪。我叹了口气，站起身来，一边披着外套一边走向我放在柜子里的手提箱。

在去现场的路上，我和罗伯特乘坐同一辆车，虽然说我在凶案现场的工作只是负责取证，但我并不介意倾听一下案情。

大约在10点多的时候，一个快餐店负责送外卖的司机照常开着车去送披萨，在经过坦帕市清水镇附近一片草地的时候，他无意中朝车窗外望了一眼。但就是这么随意的一瞥，他吓得差点把车弄翻——草坪上静静地躺着一个浑身赤裸的女子。司机壮着胆子下车仔细瞧了瞧，终于确认那是一具尸体，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拨通了报警电话。

清水镇离坦帕市并不远，大约一个多小时后，我们到达了现场。大伙儿下车沿着司机所指的方向慢慢搜索前进，不多时就看到一具一丝不挂的女尸，她正趴在一块草地上，右手与身体呈九十度角，左手的小臂和她的头部保持平行。

我四下看了看，发现离这里不远就是清水海滩，那里有一片波澜壮阔的大海，游人每天都络绎不绝。他们有的在散步，两个人彼此之间手拉着手，有的在洗日

光浴，还有的在遮阳伞底下，躺在座椅上，一副悠闲自得的样子。但此时他们并不知道就在他们附近发生了一起凶杀案。

“艾迪，你留在这里进行尸检，我们四处看看。”罗伯特在现场向我交代工作。对我们来说，当务之急是必须对附近进行仔细的搜查。

罗伯特和同事们分散开，在现场及周边勘查起来，他们沿着道路、河沟以及树丛等慢慢走过去。我则蹲下身，对尸体开始进行初步的检查，尽管一开始我的工作并不那么顺利，因为早上的一场雷雨可能将一些证据冲刷得一干二净，这并不奇怪。

我集中精力，仔细观察起裸尸的外表现象以及伤痕的形状、大小和位置。死者的颈部有一道扼痕，身体上有其他的伤痕，这说明死者在死之前曾遭到毒打和虐待，但我并没有发现她受到性侵犯的迹象。我分析，她有可能是在其他地方被杀害后，尸体被“倾倒”在这里。

在死者的颈部，我发现了明显的出血点，显然造成死者毙命的原因是扼死，凶手用一只或者双手压迫被害人颈部而让她窒息死亡。曾有法医学者的研究指出，大约 2 公斤的压力就能够使人体颈动脉的血液回流受到阻碍，3.5 公斤压力便足以闭锁颈总动脉，如果换成是 16.6 公斤就可以压闭椎动脉。因此，16.6 公斤以上的压力足以闭塞人颈部所有的血管，使脑血液循环完全停止——造成脑血液循环障碍。那样的话，扼死死者的是一双什么样的手呢？它必须具有 16.6 公斤以上的力量。

我提取了女尸十指的指纹和掌纹，包括她的血、尿及肠胃里的一些分泌物以送检。死者没有任何衣着也没有携带任何物品，罗伯特和同事还在继续搜寻凶手用来搬运尸体的包装物和运输工具等。经过一番考虑，他们把搜寻的地点扩大到市区以西 40 公里左右的地方，那里有名扬全美的“清水海滩”，而离海滩不远的地方就是清水镇。

“有没有其他的发现？”我的工作接近尾声，正好看到罗伯特和几个同事疲惫地朝这边走过来，于是我迎上去问道。

“离尸体发现地点大约 7 英尺的地方，也就是在 2.1 米的地方，有一个汽车轮胎印，我想这应该和案件有关系吧。”罗伯特气喘吁吁地说，看来刚才的搜索让他累坏了。

大雨过后的泥泞地还是记录了轮胎驶过的痕迹，在这次勘查中，我们采用中心照相法拍下了轮胎印。这是按照凶案现场的实际情况来看的，采用这种方法取证，主要是想弄清重要物体的特点、状况及痕迹与物体之间的联系。一般来说，

犯罪现场调查的照相取证一共有四种方法，包括方位照相、概览照相、中心照相和细目照相。采用中心照相法的好处在于，洗印照片的时候，证物被放大的比例和感光度能完全还原现场的情况。

轮胎的图案看上去非常清晰，这说明它是由较新的轮胎留下的痕迹，轮胎上还嵌有一块小石头。根据车轮痕迹的数量、形状以及轨距可以知道这是一辆卡车。

通常，车辆在行驶中，因为空气流的作用，常常会使轮胎侧面的尘土或是细沙等物质形成扇形，而扇形的展开面就是车的后方，这样可以判断出，车是从城里开出来的。我们还发现了从车上滴下来的油点和水点，它们的形状看上去有个尖端，这个尖端的指向也能说明车辆的行驶方向。

在回警局的路上，死者的身份就已经被调查出来。罗伯特接完电话后，有些气急败坏地咕噜着。

“真见鬼，这个死去的女人又是一个吸毒者。”

到此为止，我对整个案件及尸体的相貌特征，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至于尸体的生理和病理特征，还要作进一步的观察和分析。死者名叫温迪·埃文斯，白种人，今年42岁，是一个大脑有缺陷的可卡因吸食者。可卡因是一种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美国出现的新型毒品，因为它价格低廉，快感迅猛，特别受低收入群体的欢迎。后来，高纯度的可卡因迅速流行起来，这不仅给使用者带来了肉体和精神上的副作用，也给整个社会和美国政府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实际上，我在刚接触到温迪的尸身时，就有了自己的一些猜想，后来调查到的案情不过是证实了我的推论完全正确。坦帕市是一个旅游城市，这个地方和旅游业同样火爆的还有色情业。每到夜里，就有许多打扮得十分漂亮的女人站在马路上招揽生意。晚上的坦帕美丽得如同一个幻境，道路两旁的霓虹灯每天晚上都在不停地闪闪发光，映照出络绎不绝的车流。

温迪一直以来从事着色情业，平时靠可卡因麻醉自己，而且还有精神病史。人们最后一次看到她的时候，她刚从精神病院出来，正在一个红灯区搭便车。红灯区是脱衣舞、性商店以及黄色书刊、电影、录像集中地。虽然政府对红灯区有许多规定，如：不准17岁以下的青少年观看性表演，但是靠谁来判断那些小观众的年龄就成了问题。我们随处可见，不少年轻的男孩子被那些站在夜总会门口，身穿比基尼的舞女们招呼过去。

看来，温迪已经彻底把可卡因给自己带来的危害丢在了脑后。人的大脑中有一种被称为多巴胺的化学物质，当人在受到刺激或是进行一些运动时，神经系统的细胞会释放出多巴胺，它会跨越神经细胞之间一个被称为突触的间隙，然后与

相邻神经细胞一个被称位神经元上的受体相结合，向神经细胞传递一个信号，那就是快感。在正常情况下，多巴胺释放了这个信号后，就会被产生多巴胺的神经细胞重吸收。但可卡因可以阻断这种循环，它依附于产生多巴胺的神经细胞上，阻碍了细胞正常重吸收多巴胺的过程，使多巴胺积累在突触部位，持续刺激受体，让可卡因的使用者产生长时间的快感或精神愉悦感。当然这样一来，也就会给人的机体造成潜在的毒副作用。

进入美国市场的可卡因来自哥伦比亚、玻利维亚和秘鲁。毒品从墨西哥边境以粉末形状走私进入美国，然后由美国的批发商和零售商在中间提纯。在美国，各个帮派控制了大部分零售市场。

可卡因是由古柯叶中提炼出来的一种粉末状毒品，古柯叶的生长地主要在南美，而可卡因实际上已经存在了好几个世纪。南美洲的印第安人就通过咀嚼古柯叶来获得力气和精力。19世纪中期，可卡因第一次从古柯叶中得到分离，那时候，人们在当时的一些饮品中放入可卡因以起到提神醒脑的作用。到了19世纪后期，可卡因作为麻醉剂应用于医学上，主要是防止外科手术的时候病人出血过多。之后，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可卡因是一种成瘾性麻醉剂，终于在1914年，美国通过了“哈里森麻醉剂税法”，把非医疗使用可卡因列为非法行为。

以上是一些题外话，不过，温迪有吸食可卡因的历史，对我们的侦破方向倒是有帮助。我原本希望在温迪的衣服上找到一些线索，但它却是一具裸尸。对此，我并没有灰心，而是利用了一切设备，先是用显微镜观察，接着又用上了光能，试图将那些在显微镜底下看不到的材料变亮。

要知道，光源的利用对侦破案件非常重要，在警局的犯罪实验室里，我开始用卢马灯对温迪的裸尸进行检验。这种灯具有极强的能量，哪怕白天在户外，它也能对整个现场进行搜查，而在暗室里，它发出的比太阳光还要强烈的高度光可以使一切细微的物品都发光或者变亮，包括人造纤维。

果然不出我所料，我利用卢马灯在温迪·埃文斯一丝不挂的尸身上发现了几根细小的粉色纤维。这些物证被拿到实验室里去作进一步的分析，证实它是尼龙的聚酯纤维，可以用来制作布袋或者毡毯还有人穿的袜子。通常，纤维一般是指细而长的材料，它具有弹性模量大，塑性形变小，强度高等特点，有很高的结晶能力，又分为天然纤维和化学纤维两种。天然纤维是自然界存在的，可以直接取得，根据其来源分成植物纤维、动物纤维和矿物纤维三类。化学纤维是经过化学处理加工而制成的纤维，它可分为人造纤维和合成纤维两类。温迪尸身上的尼龙聚酯纤维自然属于后者。

我还有另外一个比较重大的发现——裸尸上还沾着了几撮狗毛。那么，这些狗毛是从哪里来的，它怎么会出现在女尸上？而且无论是纤维还是狗毛，都以一

种极细微的方式附于死者身上，显然这个罪犯不具备多么专业的反侦察能力，至少他不知道怎样消除这些有可能给他带来麻烦的细微物质，或者是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些问题。这也成为我们破案的线索。

当然我们也不能太高兴。来坦帕旅游的游客有许多都携带着猫狗或者其他宠物，当地养狗的人家也很多。这里流连于海滩的人们在尽情享受大自然风光的同时，也让他们的宠物将自己的毛发到处飘散。游客或当地人牵着狗散步，抱着狗进卧室等，都有可能使人沾染上狗毛。

温迪裸尸案侦破的难度在于，坦帕市流动人口极其庞大，假如要对来这里旅游的游客进行调查，那无异于是大海捞针。坦帕市区面积有 218 平方公里，建于 1823 年，1855 年设市，1990 年坦帕的人口达到 28 万。坦帕这个名字来源于当地卡卢萨族人的方言，意思是“闪闪发光”。其中黑人约占四分之一。30 年后，随着南佛罗里达铁路的通达，这里的港口得到改善，雪茄烟制造和旅游业的兴起，使这座城市迅速发展。在市区中还有迪斯尼式的游乐场，那里也是游览者梦寐以求的游玩场所。

坦帕整个城市分为新、旧两个部分，旧城仍保留着建城初期的拉丁风格，而在坦帕城市的西面还有个先进的国际机场。20 世纪 20 年代在坦帕湾建成的人工岛，它的名字叫戴维斯岛，那里有旅馆、有别墅还有各种游乐设施。伊博尔城为拉丁区，那里以西班牙特色的餐馆和商店著称。

更何况，我们一般都能理解在这种度假区的人们此时的心理，他们都不想自己被卷入温迪的谋杀案中去接受警方的调查。游客们站在海滩上，是希望自己的心灵深处，能借助大自然的情调把自己的真实一面展示出来，他们是来放松心情。但是，与此不协调的却是一具白人妇女的裸尸就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被发现。

当然，这样的调查就交给罗伯特去做，我则在实验室中继续对温迪的尸体和一些物证进行进一步的分析。我用牙科石膏对轮胎印记进行了浇铸，得到了一个清晰的模型，以便能在以后的调查中起作用。在犯罪实验室，牙科石膏是一种很受法医欢迎的材料，它在灌进物体后能很快变硬，形成一个活动的模子。

遗憾的是，这些并没有给侦破工作带来什么帮助，一个月快过去了，温迪·埃文斯裸尸案毫无进展，弄得罗伯特探长整天愁眉苦脸的。

二

“如果真是流窜犯作案，那么这起案件也许只能成为悬案了。”罗伯特和我在酒吧里喝酒的时候这么说道。

我有些不太同意他的看法，总感觉到这件凶杀案不会是一个偶然的孤立案件。随后没有多久，两个青年在清水镇公路附近的树林中散步的时候发现了第二具裸尸，死者是 40 岁的妓女贝基·达奈尔。

贝基案件的现场依然由我去做尸检，这个死去的女人显然比前一个月的温迪更为可怜。她被发现的时候，至少已经死亡了一个星期甚至更久。我到达现场的时候，发现她的尸体已经腐烂，这样根本无法找到任何有价值的证物。在贝基·达奈尔死亡时间的推算上，我的根据是，人死之后，体热会立即停止，我们常常说的尸冷就是这种情况。贝基·达奈尔在停止呼吸那一刻开始，她的尸体会向周围环境扩散出热量，一直到尸温与环境的温度相同。当然，一般尸体发冷的进展取决于环境的温度和尸体的衣装情况，还有尸体的内热量和死亡原因等。

如果说，在春秋季节发现的成年人尸体，当室内每小时下降大约 0.83°C 的时候，水中的尸体则要每小时下降 3°C 至 5°C 。如果是在高温季节室外的尸体，在死后的几小时内，它的尸温还会继续上升。

我曾经在一个专家的尸温研究报告里读到这样的文字：人死后在 4 至 5 小时内，体内产生的热量还没有完全停止，这时候的尸温平均每小时下降 0.58°C 。死后的 5 至 16 小时，产热应该说完全停止后，尸温平均每小时下降 0.97°C 。死后 16 至 24 小时之间，因为尸体的尸温与环境的温差已经开始在缩小，所以尸温下降变慢，平均每小时下降为 0.54°C 。

至于贝基·达奈尔的尸体腐烂的情况，已经过了尸斑和尸僵这两个环节，属于晚期尸体的变化情况了。

现在，她的尸体已经腐烂，确切地说这种腐烂应该是从她死后的第二和第三个昼夜之间开始的。这个时候尸体产生大量的气体，如，硫化氢、甲烷和氨等，并且散发出极其难闻的腐烂臭味。尸体腐烂一般先开始于大肠，这主要是肠道内的细菌引起的，先在右下腹的皮肤上会出现绿色的斑块，然后扩延至全身，在 12 至 14 天之间，那种腐烂的气体已经进入到皮下组织，颜面开始肿胀呈黑色，眼球突出，口唇变厚、舌尖挺出，腹部膨胀。由于死者的腹腔内有腐烂的气体在起压力作用，所以，死者的口腔、鼻腔会流出血性泡沫液体，肛门会排出体内积存的粪便，尸体在腐烂过程中，所有的软组织分解消失露出白骨。

在空气中，尸体白骨化所需的时间随着季节差异而不同，像贝基·达奈尔这样的成人尸体，在夏季需半个月至 1 个月以上。所以，根据尸体腐败发展的程度，可大致推测死亡时间。我还认为，当急剧的尸体腐烂出现之后，不会影响到骨质损伤鉴定，但是，它对生前伤痕和致死伤的鉴别，还有疾病死亡原因的确定会造成很大困难，甚至无法鉴定。贝基·达奈尔的尸体大致上就属于这种情况，不过，她的颈椎有明显的伤痕，致死的原因还是可以断定为扼杀。

“这两起凶案应该系同一凶手所为，但我觉得我们还有必要查一查以前的一些案例。”办公室里，我在向罗伯特汇报的时候这样说道。

“你和我的想法一样，你先看看这个。”罗伯特把一个文件袋丢到我的面前，“这也是一桩没有破获的案件，我在档案库里找出来的。”

卷宗里显示，十六个月以前，一个叫拉多娜·吉恩·斯德勒的女子被人发现死在清水镇一块空地上，同样是被人扼死，尸体一丝不挂。

三起案件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从作案的手段还有弃尸的地点，以及被害人的年龄等，都和这个叫清水镇的地方有联系，似乎罪犯对清水镇相当熟悉，对这个地方的风土人情以及人们的作息时间了如指掌。而且凶手所伤害的女性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她们都是妓女或吸毒者。拉多娜以前是模特，她在当地的运动酒吧里当过服务员，曾因卖淫被捕过，死前她是一位单身母亲，家里还有两个孩子。

“现在看来，坦帕市清水镇潜藏着一个杀人恶魔，而且他的暴行总是比我们的调查早一步，上帝，这是我最不愿意碰的案件。”罗伯特有些苦恼地挠着头。

“是的，在罪犯看来，他好像已经消除了一切可能与他相关的证据，尸体被带到遥远的地方，所有受害者都被扒光衣服。他这么做，就是为了避免我们找到他，看来罪犯很机敏，而且，他已经形成一个连环杀人案的模式，我们现在能做的，也许就是等待他再一次犯案。”

这个结论很让人沮丧，但此时我们却毫无办法。由于本地连续发生凶案，清水镇的居民已经一个个变成了“惊弓之鸟”，他们的自卫意识越来越强烈，坦帕市警察局已经接到好几起误伤的报告，只好警告那些上门推销员以及赴当地居民家中求助的人，要保持警惕，防备有人从窗里向外射击。

我们面临极大的压力，杀人恶魔也许还会继续作案，坦帕市清水镇已经有三个女人被谋杀，她们的裸尸被遗弃在荒郊野外。如果再不破案，这个地方会人心大乱的。

我日以继夜地和同事们在实验室里工作。按照我的想法，这三起谋杀案其中有两具裸尸已经无法辨别，那就只能从第一具裸体的女尸上曾发现过的那种粉红色纤维入手作深入调查。那是一种尼龙聚酯纤维，主要用来制作布匹或者布袋还有地毯，甚至包括人穿的袜子也是这种材料制成的。这种居家才有的物品，一般外地的游客是不会将这些东西带到这里来的。

为了确认纤维类型的判断没有错，我对各种纤维织品的燃烧特性做了试验，分别取棉、麻、竹等植物纤维和黏胶纤维，它们的主要成分是纤维素，容易燃烧，会产生出黄色及蓝色的火焰，人能闻到类似纸张的气味。它的灰烬呈灰色，但容易飞扬。我同时也对羊毛、蚕丝做过试验，这些材料中含有蛋白质，燃烧很缓慢，燃烧时会缩成一团，也会有特殊的焦臭味流出，最后化为灰烬时呈小球状，一压就碎了。

我还对合成纤维也做了类似的试验，尼龙纤维会边燃烧边熔化，无烟或者略有白烟。火焰小，呈蓝色，有一种烧焦的菜味，灰烬是一些浅褐色的小硬珠，不容易捻碎。而涤纶纤维在燃烧时，会边蜷缩熔化边冒烟，火焰为黄白色，有芳香味，灰烬为褐色小珠，可以用手捻碎。

腈纶纤维一边缓慢燃烧，一边也在熔化，它的火焰为亮白色，有时略有黑烟，但有鱼腥味，灰烬以后为黑色小珠，脆而容易散碎。

此外还有三种纤维的特性也需要说明。维尼纶纤维在缓慢燃烧时，会迅速收缩，火焰小而呈红色，有黑烟和特殊气味，灰烬后为褐色小珠，可用手捻碎。氯纶纤维不但难于燃烧，而且当接近火焰时会边收缩边燃烧，但是离开火源就熄灭，它有氯气的气味，灰烬以后是黑色的硬块。丙纶纤维在燃烧的时候，会边蜷缩边熔化，火焰明亮而呈蓝颜色，有一股燃烧蜡质的气味，灰烬为硬块，但可以把它捻碎。最后，还有一种玻璃纤维，它不燃烧，熔融不变色，灰烬为本色，呈现的是一种小玻璃珠状。

但是，当我通过实验得出的这些确切信息，并没有能及时挽救另一条生命。第二年1月18日，清水镇出现了第四名受害者。17岁的辛迪·普修，她最近刚从缅因州搬到清水镇，还没来得及享受坦帕市美丽的风光，就被人扼死，尸体被遗弃在一个工业区的垃圾站旁，临死前，她同样遭受过毒打。

我注意到第四名受害者辛迪·普修被罪犯扼死的惨相。这四起案件，罪犯的作案手段基本相同，都是弃裸尸，当然其中有两具已经腐烂，所不同的就是罪犯选择抛尸的地点不一样。

“伙计，看我找到了什么？”我对因为久不破案而显得有些急躁的罗伯特说。这一次，借助卢马灯的强光，我再次在辛迪的尸身上发现了粉色纤维。这种纤维和出现在温迪身上的纤维是同一种类型。

不过，对我来说，这并不是什么好消息，辛迪·普修身上的粉色纤维像一个谜团，引发我每天对着它进行思考和研究。可以断定，在温迪和辛迪两件相似的案件中，我发现的这些纤维可能有相同的来源。

在完成所有的验证工作之后，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那就是在这些案件中找到的纤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不过，尽管我已经对纤维做过实验，并且从理论上也掌握了一些规律，但我认为纤维仅仅只能证明两名死者有可能为同一凶手所杀，虽然警局里有探员把它称为“破案的铁证”。

我必须想办法去证明，这种纤维来自同一个地方，还有它们和死者有着怎样的关系？

三

“你怎么看？”办公室里，我和罗伯特又一次进行案情的探讨。

“如果这些纤维依附在人的衣服上，那还好解释，但现在的情况是，纤维是如何粘在裸尸上的，我们应该这样去分析，裸尸生前很有可能通过自身的体能所散发出的热量，吸附了那些纤维，哪怕只有几根。这说明，死者生前是躺在一种含有这种纤维的物体上，才会具有吸附这些纤维的可能。”我这样回答罗伯特。

“你这样说，调查的难度也很大，毕竟使用这种纤维的制品太多了。”

“这倒没错，不过我还掌握了另外一个证据，我在辛迪的胸部找到一张香烟纸，还算幸运，如果我们晚到那里半小时，它可能就被风吹跑了，纸上粘有的唾液足够我们用来进行一次 DNA 样本检测。但是，这是不是凶手的 DNA，还不能下结论。”

“嗯，案件总算有了一些进展。”罗伯特终日紧绷着的脸上终于露出点笑容。

“还有，我已经把罪犯弃尸地点发现的狗毛也送到了州联邦调查局犯罪实验室，经检验是哈巴狗的毛。哈巴狗是一种玩具大小的狗，它们不耐高温，因而在佛罗里达州饲养这种狗有点不同寻常。在佛罗里达州每年的7月和8月，最高温度平均是31℃。在如此高的温度中饲养哈巴狗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这种动物在21℃的时候最适宜饲养，如果超过了这个温度，国家是不会允许运输的。”我继续我的分析。

“有道理，这样我们的侦破范围又能缩小。”罗伯特搓着手点燃了一支烟，这是他一贯的做法，一旦遇到高兴的事情时他总是这样。

“关于四具尸体颈部的扼痕，这也是其中两个死者温迪和辛迪的共同特征，另外两名死者的尸体已经腐烂。我曾经比较过记录下来的扼痕，她们两人的颈部都有凶手在扼压他们的时候留下的指甲形成的压痕。扼死是常见的一种杀人手段，当检查颈部有擦伤、挫伤的，都是一种扼死的可能。凶手常以其他杀人手段将其

致昏后再进行扼颈。或者把人扼昏后再施以其他杀人手段，然后把尸体伪装成病死、自杀或意外灾害。不过，辛迪窒息现象更突出，她尸体的其他部位——胸部和腿部发现表皮剥落和皮下溢血的现象，假如说，她被抛尸的地方就是第一现场的话，我们应该在她鼻子和口腔的周围发现罪犯用以堵塞被害人喊叫的毛巾、手帕或者泥土等异物，或者伴有形似擦伤的表皮伤痕。但是，周围并没有留下这些，只有粉色的纤维、一些狗毛，还有一张像香烟纸的碎片。”

“那么看来，辛迪抛尸的地点并不是第一现场。对了，艾迪，你知道彼得·迈克唐纳吗？”罗伯特问我。

“我知道，他是国内有名的刑侦专家，出版过一本关于识别轮胎印记的书。”我心里一动，明白罗伯特想干什么。

“我已经把温迪凶案现场轮胎印记的照片给他寄过去，希望他能给一些意见。”果然，罗伯特这样说道。

我耸耸肩膀说：“当然，这样没准能给我们带来点好消息。”

看来我的话没错，两天后，当我还在实验室里忙碌的时候，罗伯特像一阵风似的冲了进来。

“艾迪，简直太让人吃惊了，你不会想到的，居然有这么巧的事。”罗伯特眉飞色舞地对我说。

看来案情有了重大的突破，我脱掉白大褂跟随罗伯特来到他的办公室。

“彼得·迈克唐纳今天一早给我打来电话，他说他收到了我寄去的照片，让我没想到的是，他告诉我，他看到那些照片后非常吃惊，因为实在是太巧合了，这种轮胎刚好就是他在费尔斯通公司工作时主持设计的。”

我张大了嘴巴，怎么也想不到彼得·迈克唐纳居然就是我们要找的轮胎设计者，这当然是个好消息。

随后，彼得给我们发来了详细的资料。从资料上我们了解到这种轮胎是费尔斯通公司生产的辐射状轮胎，专供小卡车和多功能跑车使用。而且，彼得对轮胎的类型与规格掌握得也十分清楚，据他介绍，现在国际上标准的轮胎代号是以毫米为单位来表示断面高度和扁平比的百分数，后面加上轮胎类型的代号、轮辋英寸的直径，还有负荷指数，就是许用承载质量的代号，以及许用车速代号等。而辐射状轮胎的优点主要表现在，它能改善子午线轮胎的质量，还可以使胎体厚度

均匀，平衡性好，当然，还有就是它能节省材料，使胎体减薄节省能源，使硫化的时间缩短。

接下来，罗伯特调查了这种轮胎的销售纪录，想看看在佛罗里达州究竟卖出了多少这种轮胎。排查的结果显示，这种轮胎并不是销路最好的轮胎，在过去的十二个月中，整个佛罗里达州只有一个代理商曾经卖过。看来，轮胎在泥地上留下的印迹，是我们在犯罪现场发现的一个极有价值的证据。

轮胎的图案看上去非常清晰，说明它是由较新的轮胎留下的痕迹。轮胎上还嵌有一块小石头。一般情况，当车轮胎有了石头就要及时剔除，如不剔除它就会有好几个负面的影响，如：车子启动时石子会飞起来，可能打在后车上，还有就是轮胎上夹着小石头多了，汽车会很费油，当然也会使轮胎的噪声加大。

轮胎销售的数据显示，生活在清水镇的一个妇女购买了一套这种轮胎，她居住在离尸体发现地点只有几英里的地方。我们根据她留给轮胎代理商的电话，查到了她的身份，她名叫泰瑞·琼·霍华德。

泰瑞住在清水镇贝尔彻路一栋别墅里。晚上，罗伯特带着探员们到达了她居住的地方，一名侦探悄悄靠近她停在别墅外面的汽车，那是一辆小卡车，他查探了一番后转身对罗伯特竖起了拇指，确定了这辆小卡车的轮胎就是彼得所说的费尔斯通公司生产的，而对这个叫泰瑞的妇女调查显示，她过去曾患有毒瘾，现在已经治愈，也从事过妓女的行业，养着一条哈巴狗，经常带着它到附近去散步。

罗伯特并没有直接和泰瑞进行交锋，没有传唤她。清水镇这段时间的风声变得很紧张，到处都有传言，说警局的探员们在继续寻找一个连环杀人恶魔，据说这个罪犯就住在市里一个不远的地方。这种言论散布得很快，以至于成为镇上的人们聊天时的首选话题。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到晚上，马路上的行人就没有以前多了，清水镇的每一个人好像都变得谨慎起来。

我知道现在是案件侦破的关键时刻，我和罗伯特对泰瑞过去从事的职业仔细分析了一番。她和四名死者的职业曾经都有相同之处，如：吸食过毒品和做过妓女，但这是不是就能成为她非要杀害温迪和辛迪她们的理由？假如泰瑞真是凶手的话，她又是如何把与自己身高相似、体重相似的女人一个一个杀死，而且以裸尸形式抛弃于野外或是工厂附近的呢？问题的关键是，她的手是否具有将四名妇女扼死的力量？坦白说，对于这一点，我不大相信。

“那么，如果泰瑞毒瘾发作起来，会不会失去理智从而杀人呢？”我又提出一个问题。

“我想这方面的可能不大，当然我们也不敢肯定。不过，泰瑞也已经人到中年，当她毒瘾发作的时候，恐怕首先会想方设法解决毒品的问题，而不是杀人。如果从同性恋的角度去分析，泰瑞就完全没有必要作出如此的举动，而且非要把人杀了而后快。”罗伯特这样回答我。

我们已经对泰瑞作过调查，作为一个中年妇女，她现在已经远离了毒品和妓女生涯。或许她已经认识到了人生还会有比这更好的选择，所以决心要把毒瘾戒掉。看得出，她想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她每天晚饭后牵着一只哈巴狗在附近散步，当然在这个时候，她也和过去的姐妹们在路上相遇，或者还会点头微笑说上几句话，这很正常。

附近的居民对泰瑞 琼大都抱有好感，说她是一个诚实善良的女性，她和周围的邻居相处很融洽，说话的语气很恭敬。人都是在变，有的人变好了，但也有的人变坏了。

“也许，我们可以从她身边的人入手！”这样的调查持续一段时间后，罗伯特提出他的观点。

我明白罗伯特的意思，其他探员也纷纷点头表示同意。泰瑞的许多资料都被我们所掌握。我们发现，她现在正和一个名叫詹姆士 兰德尔的男友生活在一起，这个男人四十一岁，是一名建筑工人。

于是，詹姆士 兰德尔进入了我们侦察的视线。在对他背景的调查，探员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清水镇当地的妓女都认出兰德尔是她们的一个常客，或许他就是在那种地方认识的泰瑞。两人从性交易到发生感情同居，确实让人感到有些不可思议。不过，这可以用他们彼此都需要寻找一个归宿地或者港湾之类的话来解释。

坦帕市警方的监视人员跟踪了兰德尔数天。终于发现他驾驶着装配费尔斯通公司生产的轮胎的卡车进入了一家汽车经销店。或许他已经闻到了什么味道，假如他就是那个连环杀手，那么他对清水镇每天的一举一动或许要比警方还要敏感，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有充分的心理和行为上的准备，以便随时逃跑。但他没有固定的模式或者用什么经验来套用自我行动的思路，也仅是凭自己的直觉在和警方较量，这一点我们已经感觉到了。

但我们并不想暴露，所以还是一直在暗地里监视着他。那天，跟踪他的探员看到经销商将他车上的两个轮胎取下来，然后再帮他换上新的。其中一名跟踪的侦探立刻打电话给罗伯特。当时我就在一边，听到探员在电话里异常兴奋地说：“我们找到了那两个后轮胎。”

可是，我们需要的是四个轮胎。只有备齐四个轮胎才能够进行严格意义上的对比。我和罗伯特想出了一条妙计，过了两天，一名警探扮作那位轮胎经销店的雇员，到詹姆士和泰瑞家里拜访。

“嗨，您好，我是轮胎店的，你车上新装的轮胎有点毛病。”探员这么说着。

“什么毛病？”詹姆士问道。

“是一些设计上的小纰漏吧，我想……”探员笑着说，“不过，如果你把车立即开到经销店，可以免费获得四个全新的轮胎，这是我们对您作出的一点补偿。”

这个计谋设置得很自然，也很巧妙，简直没有人能从中看出它的一点破绽。确实，连我自己也为这个计谋而感到骄傲。

对方上钩了，觉得自己占了一个大便宜。于是在当天下午，泰瑞和詹姆士一起出现在轮胎经销店中。然后，经销商很自然地把我们购买的四个新轮胎送给了他们。当时泰瑞和詹姆士都很高兴，甚至连一句谢谢的话都没有说，好像他们已经说不出来话了，只是激动地你看着我，我看着你。

他们当然不知道，安装在詹姆士卡车上的新轮胎都是做了标记的。如果这些轮胎将来出现在犯罪现场，我们就可以确信它们是詹姆士·兰德尔的卡车留下的。

同时，彼得仔细研究了詹姆士卡车上的四个旧轮胎。它们具有一种“塞普斯”特征——也就是轮胎面上有一些小切口，用来抓紧地面，防止汽车打滑。“塞普斯”能帮助警方了解轮胎的磨损程度，是法医科学家们重要的破案工具。兰德尔的旧车胎上的“塞普斯”与犯罪现场的照片上的完全匹配。

另外一个鲜明的特征也与之相符合，非常凑巧，我发现詹姆士卡车的右后轮胎正好是在犯罪现场拍摄的效果最好的相片中的轮胎，有一块石头嵌在右后轮胎面上的凹槽中，而位置恰好与犯罪现场的记录完全吻合，于是这块嵌在轮胎上的石头使我们又有了一个确切的证明。

当然，我还希望能获得更多确凿的证据，我想检测一下泰瑞所养的哈巴狗身上的毛。

罗伯特很干脆地派出了坦帕市警察局的两名女警探。她们在一个下午敲开了泰瑞家的门，这一次，她们扮作宠物店的服务人员。

“你好，夫人，我们最近推出了一项为狗提供美容的服务作为促销，你的狗可以免费享受一次服务。”女探员微笑着对前来开门的泰瑞说。

泰瑞一听，顿时就笑了，热情地说：请进来谈吧，别在门外面站着了。”

事后，这两名女探员告诉我说，她们当时真没想到事情进展如此顺利，泰瑞的善良和开朗让她们在一时间竟然升起一股不一样的情绪——她们真不希望泰瑞就是警局要找的凶手，虽然她们在心里一次又一次排斥了这种想法。当然，她们并没有忘记自己的任务，从哈巴狗身上获得证据。

现在，泰瑞同意我们的女警探进门了。

“你们先请坐一下，我马上就来。”泰瑞说着进了另一个房间。或许，这件事她要跟她的男友詹姆士商量以后才可以作出决定。

“嗯，你们的服务是怎样的？刚才说的我又忘记了，请再说一遍行吗？”过了一会儿，泰瑞从房间里出来，在沙发上坐下。

“好吧，我们再为您讲一遍。”我们的女警探一点声色都不露。其实，泰瑞这两天有点累，同时，她也有点神经过敏，开始心神不定，唠叨说自己做起事来不是忘了这个就是忘了那个，说自己这个人不知道到底是哪个地方出了毛病？她还问我们的女警探：“你们有过像我这样的感觉吗？”

“是的，夫人，这是操劳过度的表现，我们也有过……”我们的女警探一边干活一边敷衍着回答道。

“你们洗得太好了！”泰瑞显然没有听出什么破绽，看着我们的女警探在屋里为狗清洗，不由赞叹地说。

“谢谢您的夸奖。”我们的女警探回应着她的话，一边把狗毛拨到一块干净的白毛巾上，这才是行动中最重要的一环，用这只狗身上的毛来与在辛迪·普修的尸体上发现的狗毛进行对比。

一切结束，我们的警探开始撤离。当然，这些动作都做得那样彬彬有礼，温文尔雅。泰瑞把她们送到门口还说，下次有什么免费的，最好提前通知一声。

狗毛的证据就这样获得了，我连夜通过显微镜开始观察，发现泰瑞那条哈巴狗身上的毛与在两名受害者身上发现的狗毛十分相似。

早上，疲惫不堪的我给自己冲了一杯咖啡，还没喝完，罗伯特又一阵风似的冲进了我的办公室。

“伙计，看这个……”罗伯特举着一份材料叫我看。

我随手翻了翻，是关于詹姆士背景的调查材料。让我吃惊的是，詹姆士曾因两次强奸他的第一任妻子而被捕入狱，服刑六年后，他在一次假释期间违誓逃离了一直工作的马萨诸塞州，回到了家乡清水镇。

詹姆士在材料中被确认是一个性虐待狂，也就是说，他为了满足自己的性欲，全然不管是否给对方造成了伤害和痛苦。施虐行为一般是咬、掐或恶言辱骂。稍重的可能把性对象捆绑起来，辱骂、鞭打等。

假如，有人故意在公共场所偷偷地割破或玷污妇女的衣服，或者用剪断女人的头发等以唤起性兴奋的手段，应该也属于施虐行为。有的男人还用电流向妻子作全身通电，甚至用小刀在妻子胸前刻上自己的名字，或者用煤油灯芯塞在妻子的阴道里烧灼，使妻子终于不堪其虐待而离婚。这种例子也有的。

最严重的性虐待狂是对异性的虐杀致命，成为色情谋杀犯。这些人是从杀人的行为中获取一种性快感，它甚至代替了整个性交活动。虐待症的产生原因还不十分清楚。曾有专家指出，当一个人的性冲动走向虐待的路的时候，它可以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不论把痛苦加到别人身上或自己亲受，这种虐待症倾向都是原始时代所有求爱过程的一部分，所以看起来，这是一种返祖现象。第二种解释是，一些性衰弱和阳痿的男人想借此取得一些壮阳的作用，以求达到满足性欲的目的。不论如何，虐待症行为是不会突然出现在成年人身上的。

看来，线索已经渐渐明朗起来，我们在一个早上将泰瑞正式传唤到警局。经过一天的交流，她终于向我们坦白了这段时间她过着什么样的日子。

泰瑞对詹姆士是这样描述的：他对我真的很疯狂。我坐在一把椅子上，他朝我吼叫，然后一把抓住我的脖子，把我顶在墙上狠狠地打，这就是我能记得的最后发生的事情。等我在床上苏醒过来时，他正趴在我的身上强奸我……我想，那个时候他好像是在和我的尸体做爱一样。”

泰瑞一直生活在恐惧中，她的诉说对我们来说，似乎是一场噩梦，真实得让人不堪设想。在描述中，泰瑞脸上的表情一直在颤抖，她的头已经低了下来，说话的语气也在发生细小的变化，我们知道她已经在为自己的男友震惊了，尽管我们的线索还不完整，但是我们现在应该说，这个案件已经在朝好的方向发展了，我们很有信心。

泰瑞感觉自己自从戒了毒并脱离了妓女的行业之后获得了自由和新生，特别是有了男朋友以后，她有一种无比的骄傲和自信。可是，很快她就失望了，她说：“在我的一生中，我从未像现在这样感到被欺骗的痛苦，他的确是一个演戏的高手。当你们告诉我，吉米可能就是杀害那几位女孩的凶手时，我简直不敢相信的耳朵，虽然我不愿意相信，我多么希望那几个无辜的女性的死跟他没有关系，真